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到一位中国音乐家在阿拉木图创作一系列音乐作品，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的故事。这位音乐家就是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等数百首优秀音乐作品、被毛泽东称为“人民音乐家”的冼星海。

# 冼星海

# 用音乐凝聚中国力量

武茂昌



## 立志创作中国的交响乐

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门海边一个渔民家庭里。1928年，他进入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冼星海虽然出身贫寒，但志存高远，他的人生理想是创作出中国的交响乐，使中国成为世界音乐强国。为了实现人生理想，1929年，冼星海只身到法国勤工俭学。他靠在餐馆跑堂、在理发店做杂役等维持生活。他在塞纳河畔梧桐树下几次晕倒，险些被法国警察送进陈尸所。最终他考入巴黎音乐学院，为理想的实现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那里，他根据唐代诗人杜甫著名的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而创作的奏鸣曲《风》，排上了巴黎音乐学院新作品演奏会节目单，这在巴黎音乐学院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1935年夏，冼星海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启程回国。消息传到上海，有的报刊发表文章，称他是“一位从艰难困苦里斗争出来的作曲家”，是最有希望的“东方青年作曲家”。祖国需要这样的青年人，冼星海也想大干一番。

## 为民族解放谱写乐章

冼星海回到上海后，竟受到一些人的冷遇。当时音乐界大权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冼星海想举办一次个人音乐会，可找了几个乐队，都被拒绝。他多么渴望有一天能走上舞台指挥中国的乐队，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啊。他感慨道：我看透了现实，今后不能沉湎于国际音乐家的幻梦之中了。我要为革命，为民族解放谱写乐章，为人民群众写出战斗音乐作品！

这时，冼星海结识了田汉、贺绿汀等进步音乐家。他拒绝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高薪聘请，决心为发展民族音乐事业献身，冼星海开始为进步电影谱曲。他与田汉合作为电影《青年进行曲》

创作了主题歌：“前进，中国青年！抗战，中国青年！中国恰像暴风雨中的破船，我们要认识今日的危险，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的明天。”这部影片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上映，这首歌也立刻引发了群众的共鸣，很快流传开来。此外，他还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

全国抗战爆发后，冼星海参加了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剧二队，进行抗日文艺宣传。

有一次，冼星海参加上海学联到郊区救亡宣传的活动。国民党当局派保安队到现场阻止学生，双方对峙剑拔弩张。这时，青年诗人塞克把自己写的一首诗交给冼星海。冼星海怀着满腔激愤，朗诵了两遍，倚墙只用了5分钟就写出曲谱：“枪口朝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这首《救国军歌》当场在学生中唱响，随后在场的老百姓甚至连保安队的士兵也跟着唱，很多人边唱边流泪。

1937年8月，冼星海随救亡演剧队到浙江、河南、湖北等地宣传演出。他奋不顾身，一边创作，一边组织演出。这时候领导抗日的游击战在华北后方逐渐展开，全国民众深受鼓舞。冼星海马上创作了《游击军》、《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曲，歌颂游击战。流传最广的要数《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激昂雄壮，极大地鼓舞了太行军民，许多男女青年听到这支歌曲，成群结队向敌后方奔



音乐是一种无国界的语言，让全世界都可以交流，在这里人人平等，这种本质与世界和平的理念是合一的：理想的和平世界也应该是一个没有歧视，沟通无障碍的充满爱的世界。

——郎朗谈音乐与和平的关系。



如今在网上写作的人很多，但最终能在文学之碑上刻下自己名字的人不会很多。这就要求所有立志于文学的人要像我们的祖先一样刻苦认真地学习创作，这样才会获得成功。

——作家莫言认为。



中国的电影票价太贵了，所以现在的电影不像以前有那么多的观众，只有降低票价才会有更多的人走进影院。

——成龙呼吁降低电影票价。

目前电影市场的商业片大多文化档次较低，中国电影的品质有待提高。电影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应当有所提升，要有好的人文素质，延续中国电影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

——导演谢飞认为。



读书是有方法的，很多人认为做不了，是因为不得法。读书要学会“俯瞰”，带着问题去学习。不会读书，看得多也是没有用的，要会看、会抓，一读就知道要害、关键。

——易中天谈读书。



网络用得好，可以从中获取正能量，用不好，就会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对其视若无物，无异于掩耳盗铃；将其看成洪水猛兽，则可能成为一种反作用力。

——教授方公认为。

来，太行山已经不只是个地理名词，而且是个光明的象征。

在冼星海的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是多种多样的群众歌曲。除了正面表现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歌曲外，还有表现工农群众的劳动生活、采用特定的劳动音调和节奏写成的《拉犁歌》、《搬夫曲》和《路是我们开》；以及为抗战中的妇女、儿童写的《只怕不抵抗》、《祖国的孩子们》和《三八妇女节歌》等。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人民对祖国的热爱，抒发了人民对革命的热切情感。

冼星海在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中，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说：“我要到延安去，那里才是抗日的中心呀。”

## 在延安进入创作巅峰期

1938年冬，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奔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在延安的一年半，他进



冼星海指挥鲁艺首排《黄河大合唱》

入创作的巅峰期，谱写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经他谱曲，诗人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他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在听他朗诵《黄河吟》，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时，产生共鸣，很快冼星海就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晚会上，冼星海指挥40多位热血青年演奏了《黄河大合唱》，当时乐队只有两三把小提琴，二十来件民族乐器，低音弦乐器是用煤油桶支撑，打击乐器由脸

盆、大把的勺子放在搪瓷缸子里摇晃出来的效果，但这支原始的乐队烘托着这些热血青年放声高歌。在场的毛泽东听后连声叫“好，好，好”。周恩来说他“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更有许多人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黄河大合唱》的雄壮音乐，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来侵略者的怒吼，是人民群众不屈不挠反抗精神的体现。这一组歌曲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把全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最强烈的情感通过音乐表达出来，那就是：抗日，中国要崛起！

《黄河大合唱》一问世，就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推动了团结抗日的形势发展。

1945年10月，冼星海病逝，年仅40岁。延安各界为冼星海举行追悼会时，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敬”。



## 非常好声音

(苏亚辑)

# 余光中

# 上海

# 『逍遥游』

许晓青



两场两岸文学创作对话活动、多场电影放映以及一场“诗歌之夜”朗诵会最近在上海举行。刚刚度过85岁生日的余光中在夫人陪伴下，神采奕奕地亮相。



在“诗歌之夜”朗诵会上，电影纪录片、民谣吟唱以及诗人们的现场诵读交替呈现。高潮部分有人用德语朗诵了《乡愁》，而余光中则选择了自己的另一篇经典之作《红烛》。最绕不开的还是“乡愁”话题。余光中认为，对今天的年轻一代而言，“乡愁”不仅是地理区隔，更是心理牵挂。他说：“现在两岸通了，‘思乡之情’变成了‘还乡之盼’。”

余光中还向上海读者回忆了自己的创作生涯，比如早年在重庆读书期间，他爱读古典小说，《儒林外史》《施公案》等被他称为“最初的古文老师”。

幼年的余光中还有一段有关上海的美好记忆。当时，他在上海醒华小学念书，短短一个学期，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直到大学期间他主修英美文学专业，依然怀念那段儿时的上海学习经历。不过，余光中也坦言，古汉语仍是自己诗歌创作的最重要基础。少年时期接触的“半文半白”小说，让他可以在格律诗和自由诗之间找到平衡。

在“他们在岛屿写作”电影展映活动中，讲述余光中经历的纪录片名叫《逍遥游》，片中呈现了余光中夫妇的归乡历程，并牵引出他的文学故事。尽管此番上海行的读者见面活动是“连轴转”，但老人始终精神矍铄。在场者感慨：这一回余光中真是“逍遥游”。

(据《珠海特区报》报道)

# 神州



“近代中国寻梦人”系列报道之⑨

# 张小娴

# 一语道破爱情

苏瑶

图书市场上从来不缺爱情小说，写爱情的小说，也从来不乏读者。但古今中外真正能把爱情写得深入浅出的作家，却是凤毛麟角。香港女作家张小娴，算得上一个。

## 3本书在内地出版成亮点

张小娴生于1967年，祖籍广东开平，毕业于香港浸会学院。1985年，还在读大学的她就开始在电视台担任编剧。1993年，偶然为《明报》撰写两篇文章，得到赏识，开始在《明报》开专栏。1994年，第一部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在《明报》上连载，一炮而红。第二年，张小娴正式成为专职作家。1998年，她创办了香港第一本本土女性杂

志《AMY》，任总编辑至今。

至今，张小娴已出版了40多本小说和散文集，其中《荷包里的单人床》、《再见野鼬鼠》及《三月里的幸福饼》等，更是在全球华语读者群中持久走红。

相比在港台及东南亚的盛名，张小娴在内地并不是出版界宠儿。但今年，



张小娴的作品《谢谢你离开我》

## 作品关乎爱情也关乎人生

她一下子有3本书在内地出版：先是年初，她翻译了经典童话《小王子》，以优美的语言为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注入了新鲜而隽永的味道；4月，散文集《谢谢你离开我》力压柴静的《看见》和韩寒的《我所理解的生活》，登上畅销书排行榜榜首；9月，爱情主题书《你将爱我》成为图书市场的亮点。

张小娴的写作风格既温柔又犀利，她喜欢通过对话来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一句话一小段，字字珠玑，平静之下暗潮汹涌。很多人喜欢引用她的名句——“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不是天各一方，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金庸说：“关于爱情，你应该问张小娴。”杨澜在采访过张小娴之后也说：“读她的书，我们往往能够在其中轻而易举地找到超乎寻常的共鸣，对于爱情的感受，那些我们不知从何说起的思绪都被她简简单单地一语道破。”



在她的书迷看来，张小娴给予读者的提醒并不仅仅关乎爱情，而且关乎人生。在她诸多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爱情和安全感，这种爱和安全感并不来源于别人的馈赠，而是来源于我们自己。有记者问她：“你觉得不需要依附任何人，只要好好爱自己就可以吗？”张小娴回答道：“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这一生，始终有自己的路要走。爱情并不是人生唯一的追寻，它只是最烂漫的追寻而已。没有了自己，如何能爱得好？只有当你活得好，爱情这部分才会幸福。”

这个写了20多年“爱情”的女作家，至今单身，低调地写小说、办杂志，勤于更新博客、微博，也时常在网上与读者们互动，但似乎永远都是在解答别人的问题。

(据《环球人物》报道)